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四十七回 祖師慈悲救患難 道士方便試妖精

只到西說：「他父母愛他，叫他節制些，莫要吃，早傷了性命；那醫家勸他裁減些，莫要到個藥餌難醫。他哪裡肯依？只是逐日懶懶害病一般，好飲食一毫也嚥不下，美味湯水兒吃下也難安，所以說他昏昏只到西。小弟便隨著他起了這個名號。」陶情道：「你既有托，緣何也來？」只到西道：「便是他不聽父母教，不依醫人勸，生出毒病兒來，也到個亡之命矣，才走將來。」陶情道：「敗興，真個敗興。且問沽來美、樂陶陶與口流涎、吸百川、吃不盡列兄，也都有個毒病兒，方才得放你來？」眾人道：實不瞞老兄，我們也都是。但是有節制的，略略不為所困。卻也有一個曲兒你聽：

誰不是沽來美味，那個不快樂陶陶？流涎不盡百中川糟，愛養淺斟為妙。

陶情聽了道：「眾位既是相親的，都是高人放達，淺斟樽節，不為所困，宜乎貧賤相守，淡薄為交，何故又來到此？」沽來美道：「我眾人雖說有相親相愛，古語說的好，『沒有個不散的筵席。』世間萬事總皆空，便是我沽來的美，沽盡也空，樂陶陶，樂畢也空。涎了也空，川竭也空。只是吃不盡，便也是我等不盡。那吃的，便是老彭八百歲，也有了時空。」陶情聽了道：「不差，不差，說得是。」終日昏便問陶情道：「老兄，你的行徑，也說與我們知道。」

陶情道：「我小弟也照列位說個《西江月》罷。」乃說道：

自歎生來遭際，與人歡合怡怡。文齊怎奈福難齊，專與僧人割氣。

終日昏聽了陶情說「專與僧人割氣」，乃道：「老兄，你如何與僧人割氣？小弟卻與僧人相親。」陶情道：「我這僧人，比你那僧人不同。你那僧人是不守戒的，終有個空隙兒與你弄倒。若是我遇著的這僧人，沒個空隙兒弄他。」終日昏道：「我們一味消愁解悶，卻也沒個空隙與哪個拿著？」陶情笑道：「正謂我們空隙兒多，被他拿著了，所以我東走西奔，沒個計較。」終日昏道：「我們有甚空隙兒與他拿著？」陶情道：「他說有等人被我們發作起來，父母也認不得，把言語觸了；弟兄也顧不得，把手足傷了；夫妻也忘記了，把恩愛失卻；朋友也不念情，把交道絕了。還有不忍一朝之忿，裝醉兒撒潑，惹禍生非，又有不知禮義廉恥，鑽穴逾牆，這都是我們空隙兒，如何計較他？」終日昏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果是與我親的僧人，天涯相隔，不同的遠著哩。這僧人如今在何處？」陶情道：「他今在海潮庵居住。」終日昏道：「我等就到這庵中見他，有何相礙？」陶情道：「難見的，難見的。」眾人道：「如何難見？」陶情說道：「高僧慧眼，見了就知邪正，把門神將、秉教大力神王不容我等混入禪林，以此難入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各有變化神通，哪怕他慧眼與那神王？」陶情道：「失敬，失敬。列位俱有變化神通，且問終日昏老兄，會變何樣神通？」終日昏道：「我會變臉，行見白就變紅。」陶情聽了搖頭道：「不大，不大。」又問：「百年渾老兄，何變？」百年渾道：「我會變性，一會善，神不欺，鬼不欺；一會惡，天不怕，地不怕。」陶情也只搖頭道：「不濟，不濟。」又問：「只到西老兄，何變？」只到西說：「我會變炎涼，一時寒颼颼，玉樓凍破；一時鬧熱熱，銀粟回春。」陶情更搖著頭道：「不見得，不見得。」又問沽來美等：「列位老兄何變？」沽來美道：「我會變七斜。」陶情道：「怎麼叫七斜？」沽來美道：「疲纏他人我圈套，騰挪他人我門頭。」陶情笑道：「都不中用。高僧們神通廣大，智慧幽深，老老實實待他出庵，再作計較。」按下不提。

且說祖師在庵殿上靜坐，三弟子侍立，忽然向道副大師說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沙海鄰村三五十族，苦罹於患難，雖然在他自作自受，卻也未免動出家人惻隱。吾既居此，且已識破，安可坐觀，不為之救？汝三弟子當往救之。但須得一物將去，庶不費力。」乃舉目視著兩廡阿羅尊者，向三弟子說道：「汝等當借尊者神力。」道副大師領悟，即於祖師座前，稽首辭出庵門。尼總持也領悟，乃於兩廡阿羅尊者前稽首，隨出庵門。道育師也領悟，乃於正殿世尊前稽首，隨出庵門。在堂眾僧，不知其意，也有向祖師問緣故的，也有隨出庵外看三位高僧的，都不明白，祖師也不言不答。卻說道副三位出了庵門，往邊海荒沙直走，頭也不回。三人正走人煙絕跡之處，滿目荒沙。道副便向尼總持說道：「師尊於慧照中見鄰村人民罹於患難，二師弟知否？」尼師道：「我見師兄領師旨，即稽首辭行，料有向方，又何勞疑猜？師尊目視兩廡尊者，說當借神力，我故稽首阿羅前辭前。」乃問育師。育師說：「我亦二師兄之意，但思世尊萬法教主救苦救難，到處顯靈，故稽首辭出庵門。祖師既向師兄說，必料師兄亦得慧照。又說我等三人去救，何必詢問？只是我二人尚未深明鄰村何所，村人何難。師兄諒知覺而來也。」道副大師道：「我聽師尊之言，鄰村料不出東西南北，何敢多問，以逆師尊不言之教？」

三個正說間，只見那沙岸上一個老僧盤膝坐地，手持數珠，口唸經咒。三人上前稽首，那老僧隻手還答。副師乃問道：「這荒沙何處？前去有村落人家麼？」老僧不言，半晌，只等口中經咒念完，乃看著三人問道：「何處行僧，到此不知路頭，還要問人？民間可有個不知止處，便妄自走來？作速回去。前村只因善惡人心雜處，惹了一個精怪，惡的應當受他害也罷了，只是善門之家，畏怕驚惶，卻也不安。你三位要化齋，卻也無齋。便有齋，卻也難吃。不如回去，有座海潮庵可住往來僧道。那村居人頗多，還有緣化。」道副道：「我等是奉師命前來救人患難的，豈有回去之理？」老僧道：「精怪厲害，有甚要緊？便違了師父之命何妨？」副師聽了也不問了，直向前走。老僧忙叫轉來說道：「出家人，性子何急？」副師道：「天地間君父之命不可違，就是師命又豈可逆？比如，君命之蹈湯，父命之赴火，隨行猶怕遲，尚敢退回？我等師命，便是精怪厲害，料不比湯火的厲害。」正說間，只見遠遠一個童子手持一杯茶來，說是近村人家送與打坐老僧吃的。老僧接茶在手，便遞與副師說：「三位遠來，合當受此。」副師辭謝道：「食必讓長，我等安敢當其賜？」老僧笑道：「三位好心，只是你既奉師意救人患難，此去前沙尚遠，這精怪降伏卻也不難。我有一瓶在此，即把此茶注於其中，蕩邪驅魅，不說甘露，可持而去。」副師方接在手，老僧把手一指，道：「那不是精怪來了？」三人回頭，老僧與童子忽然不見。

副師接過茶瓶，乃想起祖師之言，借尊者神力，乃望空拜禮。向尼、育二師說道：「此九位阿羅顯聖，雖然試我等道心，亦係慈悲民眾。但不知此茶瓶作何用途。」按下三位高僧望前路行走。且說這海沙村落，地名鐵鉤灣。村有百里，居人稠密。家家捕魚蝦，食海獸，離海荒沙還出那獐、狐、鹿、兔，人恣獵射網罟，卻也好狡異常，取盡生靈，墮成惡孽。卻也有十中二三善心男婦持齋的不去取，吃葷的家無取具。只說這射獵網罟之家，百樣奸巧，傷生害命，殺氣太重。不但人遭苦極必報，就是飛禽走獸、魚蝦螻蟻，傷害太急了，他也思想報仇。他一物微蠹，豈能報仇？冥冥之中卻有神靈發慈悲之念，存好生之仁，痛恨那傷害生靈之輩，每每降災與禍。可憐這村人，只知非血食不美，非射獵網罟無以資生，恣意妄為，恨不得竭澤而漁，空林而弋。他哪裡知道，殺一生命，便生一仇。古語說得好，「人無傷虎心，虎無殺人意。」鵲歌牛背，不歇人肩，知人有捉他心，害他計。蚊蟲見人手指即飛，螻蟻遇雨得浮草而渡，他豈無心，不貪生活？何苦人心不知慈憫，百計害它，以恣口腹！只因這村人作此惡孽，就生出一個精怪。這精怪卻出世不在深林大谷，乃生在水中，卻是一個大蝦精。他一微蝦，筋力又瘦，如何成精？只為取他子子孫孫，食者太多，他積怒成仇，積仇思報，便成了一個精怪。一日在海中，與眾蝦計議，說道：「這村人太惡，百計來捉我等。恨我無鵬鵬之翅，蛟龍之靈，以快雄心。聞知這村人，荒沙處捕獐、捉鹿，看那獐、狐、鹿、兔中可有恨這村人的，或是結個伴兒，或是請教個法兒，把這村人弄得他個七顛八倒，也不饒他。」眾蝦道：「我等正在此懷恨他捉了去，咀嚼甚苦。」蝦精道：「我只見他網兒撒去，叫作一網打盡，大大小小都被他撈去，卻不知他怎樣咀嚼，何等樣苦。」眾蝦道：「他撈將去，大的剪去須爪，去須還不覺，只剪爪便疼痛難忍。」蝦精哭起來道：「是麼，是麼？比如一人手膊被刀割去，可疼可痛。」眾蝦又道：「剪爪正痛。他卻又送入滾油湯鍋，這疼痛怎忍！」蝦精道：「可憐，可憐。真是難忍，小的被他撈去卻如何？」眾蝦道：「小的無須爪之痛，卻有湯油之苦。更有一宗可憐處，說起這苦更甚，不是下磨盤，便是下碓春，放上許多鹽，做成蝦兒醬。這個苦惱真真可憐。」蝦精聽了，收了眼淚，道：「此仇海深，怎生不報？」乃分身一變，變了一個長鬚老人。上得海灘，直投荒沙、深林密處，尋個獐、狐、鹿、

兔，四荒觀望，哪討一個？都被村人射獵盡了。蝦精正坐在深林，只見遠遠來了一個青年後生，蝦精觀看那後生：

喬妝打扮，搖擺行來。一裹巾勒著齊眉，夾布衣遮來全體。腰束一根呂公綫，腳穿兩隻羅漢靴。手拿紈扇跳鑽鑽，眼望鬆林來疾疾。

蝦精見後生近前，便問：「小朋友，從何處來？」後生一時答應忙了，便說：「來處來。」乃問：「老漢子坐此做何事？」蝦精聽了便道：「你這後生，調嘴弄舌，必是個不做本等事業，閒遊浪蕩之人。」後生道：「你如何識得？」蝦精道：「唐突相逢，須當敬老，怎麼我問你何處來，你便答我來處來。」後生道：「你這老漢子必定也是個妄自尊大，不合時宜的老漢。」蝦精道：「你如何識得？」後生道：「你先坐此，見人來全五個主道，身也不起，手也不動，便問我來歷。我實不瞞你，小子姓狐名狸，來處也遠著哩。」蝦精道：「遠也說說我聽。」狐狸乃說道：

家住崑崙山島，常與鹿豕交遊。

只因性靈變化，偶來沙海灘頭。

有功捉得反目，無情交了陶流。

到此人窮反本，還思舊境優游。

蝦精聽了，故意做個假托熟，道：「原來是狐老兄，我一向久聞你與甚麼陶情結為契交，今日如何獨行到此？」狐狸乃答道：「我與他原是個面交酒友，一遇患難，他便高飛遠去，你不知這個人以酒為名，到處苟合，若是不合，便一路煙無蹤無影。且問老漢子高姓大名？」蝦精道：「若問我姓名，也說說你聽。」

生在汪洋水國，與魚為樂交遊。

只因子孫眾盛，各分湖海潛留。

苦遭網罟傷害，弄得家破人愁。

為此來尋走獸，要與漁獵報仇。

狐狸聽了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長鬚老精怪，真真的你有屈沒處申，我想你生長海洋，不求聞達，苦被村人百計嚼你，果然仇恨不可不報。只是你有何手段，會甚神通，把這海村，生他些禍害？」蝦精道：「一人不得二智，正在此無計。我想，我技不若長蛟。他一鼓浪，把這村人漂沒，卻又不忍。有善人仁人不傷害我，怎的教他玉石不分，一概罹害？」狐狸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我一向稱為狐妖，卻也有些變化手段。你若不信，我復了原相你看。」後生把身一抖，只見原是一個九尾狐狸。老漢子笑道：「原來你也是個忠厚妖精。你既忠厚待我，我也把個忠厚待你。」這老漢子也把身一抖，卻復了原身，是一個大爪蝦。一個放下四足，在那沙上打虎跳；一個直戳起兩須，一個直戳起兩須，在那地下效螭游。

二精正露原身，卻好一個全真手捧著一個葫蘆兒，走近沙路上來。二精看見那全真怎生打扮？但見他：

頭頂黃冠子，身披白道衣。

麻鞋雙腳著，絲帶滿腰圍。

蒲墊肩頭擔，拂塵手內揮。

葫蘆盛妙藥，想是走方醫。

二精見了全真來，躲又不及，變又已遲，被那全真看見了狐狸，道：「業障，怎麼捉著個大蝦？吃又不吃，放又不放。」這狐狸原有妖性，乃呱呱講話不似講話，叫嚷不像叫嚷。全真原是仙風道骨，一見便知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個多年老狐與一個老蝦。你這兩個業障必有個原故，我聞你多年受了日精月華之氣，善變人身。我且背過身子，閉了雙目，讓你變出個會講話的模樣，再問你來歷。」全真乃背過身，閉了眼，卻又想道：「這業障定然要走。」乃於葫蘆內取出一丸丹藥。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